

7.5

市场角落的“皇帝”

韩静霆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市场角落的“皇帝”

韩静霆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插图：李芳芳

市场角落的“皇帝”

韩静霆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气抵县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5 1/4 插页5 字数91,000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书号：10151·794

定价：0.91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待业青年兴办个体户的中篇小说。作品鞭挞了腐朽没落的金钱拜物教，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高尚的道德情操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。故事曲折，语言生动，读来饶有风趣。

—

时间正是一千九百八十二年，中国已从劫后的思索中抬起头来，抖起精神气儿，那经济发展气势是蓬蓬勃勃的。忽拉一下子，人们全在经济改革中加快了生活节奏。吓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“棋盘”上每个“小卒”都有可能施展特长。农民腰壮气粗了，也敢登上飞机去逛逛名山大川；“官商”眼珠儿动了，琢磨着怎样殷勤服务；一些臃肿机构中的公职人员的“金交椅”也烫屁股了，得放下“参考消息”，去干点儿对社会实实在在有利的事儿。今儿这里“冒尖儿”，明儿那处利润递增。忽然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厂抱个“金娃娃”，全厂工人会餐，喊出“书记和厂长万岁”的口号；蓦地又有淹没在人海的知识分子，把“领导新潮流”的科研专利奉献给国家。更不消说小青年了，他们自己给自己找饭辙，安排工作。裁缝铺、电视机修理部、小提琴私人教授

班，应运而生。再瞧人们那眉眼儿里，藏着的活力迸发出来，衣角带着一股奋发的雄风！

吴越的心眼儿也活泛了。这小伙子二十九岁，瘦瘦的窄条儿身量挑着一张傲气的小白脸儿。嘴角常常向下弯着，单眼皮儿里微凸的眼珠，配在脸上，很象剥了皮的熟鸡蛋上嵌了两个火焰正旺的小煤球儿。额上一绺头发垂下来又弯上去，别人会以为吴越追求潇洒，其实他是为了遮盖额角的一块疤——哈，那是他在屠宰场当临时工的时候，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，表演“斗猪”留下的纪念。那天，他去农村收猪，用手扯破胶皮围裙的两个角儿，学西班牙斗牛士的姿态兜来转去，逞威风。猪吓疯了，满院子跑，吴越飞也似地迎着猪头去逗着玩儿。谁想到会踩着个石头子儿摔一跤呢？头上留个疤，财务科也给他这个临时工清了账。他本不甘心做“屠夫”，故意闹出“斗猪”的荒唐事发泄郁闷，这时乐得离去，干干临时工，北京话叫“混事由”，“打游飞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图个自在逍遥。”这小伙子颇不简单，敢走敢闯，心眼儿转得快。当年下乡插队他打起背包就出发，病退回城又是他们集体户头一份儿。他干过土木建筑，跟车装卸，干活不惜力，是把好手。最大的本事乃是跟什么人都说得来，遛鸟的退休老工人，闲逛的小青

年，全能引为知己，就是大学里的学生，他也可与之聊得昏天黑地。此人性格又极坚韧，原本是食指熏得黑黄，没了香烟，拾把树叶子也得卷成喇叭抽几口的主儿，说声打赌戒烟，把“大前门”一撮，从此闻烟不动。插队时，有一阵，他被抽到县篮球队，成为响当当的中锋，突然想家要回城，把球往篮板上一摔，宣布“中锋在黎明前死去”，便与篮球绝了缘，回了城再也不想重蹈球场。这么个能干、能忍的小伙子，任什么事做不成？忽一日，吴越看准了“个体户”这个行当。他不愿让任何人辖制着，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。他想试试自己的力量，象现代外国人一样生活——忙就忙得如被罚做苦役的囚徒，闲就闲得象个真正的花花公子。于是，他到市面上去考察了一番。散梦游魂地转了两天，掂量一下自己的基金，他瞧中了炸油饼儿的买卖。噢，守着油锅，忙上一早起，剩下时间随便想干什么都可以，够惬意。可谁配和他搭伙呢？这人得又能干，又随和，两个人并在一处成为“圆规”的两只脚。世界虽然大得没边儿，这种人可不易寻找。吴越觉得周围的待业青年和他搭帮，天秤全得往他这儿倾斜。思量再三，决定去找张旗商议。他家原与张旗家相距不远，两人很要好，盖楼搬迁，才疏远了。张旗在自己那间直角三角形

的斗室里“接见”了他。这位犷悍得象蒙古摔跤手的大块头，向来是拍胸脯急人难的主儿。这会儿，可真伤了脑筋，在床板上“吱扭”半晌，道：

“要不是哥们儿下个月就顶我爸的班儿，我跟你干。这么着，我帮你了！我给你请个能干的人出山。可是，咱们先把丑话说在头里：这个人，就跟我和你一块儿共事没两样儿。老兄你要是对不起她，别说我没交情……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等着！”张旗扬起脖喊道：“芳芳！芳芳！饼烙好了没有？”

“叫魂儿！叫魂儿！吃不等喝不等，没见你这样儿没起色的。”

一串响脆的答音送来了张旗的妹妹芳芳，她捧一张滚烫的烙饼，不得不两手轮番倒弄着，刚要一挑门帘儿扔给哥哥，见了吴越，“哎哟”一声，收住了脚，咯咯地笑了。吴越少说有两年没登张家的门儿，没料到芳芳出挑得这样洒利！她脑后吊起的“马尾巴”来回甩着，仿佛每根头发都有精气神儿。紧绷绷的圆脸儿，小鼻子小眼儿安排得很巧，透着机灵。她的穿着极普通：自缝的涤确凉小褂儿，领口露着杂色毛线织的毛衣，显出生活的清贫。衣衫却无一点儿皱折，想是用

开水杯烫熨过。连扎在腰间的小白围裙也是洗过漂过，刚刚沾了一点儿面粉，芳芳就翘了小手指去弹，弹净了才扬起头望望吴越，打个招呼。她那不大的眼睛象净化了的湖水，纯真极了，仿佛从未见过——也见不得污秽。又象湖水里印了太阳，眼睛闪闪烁烁地望到老远，想着什么美事儿。

张旗咬着烙饼，咕噜咕噜道：“芳芳，吴越要干个体户了，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芳芳歪头望望吴越：“真的？你行吗？‘吴经理’，我先得给你看看手相。”

吴越伸出了一只巴掌。

“笨蛋，左手！放在床上？谁还给你擎着呀。”

厉害、天真！她又笑起来，嘴张得老大，笑得无拘无束。俯身看手相煞有介事，认真极了。吴越说不出芳芳哪点儿可爱，他恍惚觉得正要寻觅这么个合作者——对，要个女的，操持饮食点儿象收拾自己家那么利落。可她又怕这人挑不起个体户的沉重担子。

张旗拉了妹妹一把：“别闹了，说真格的，你愿不愿意和他一块儿干？”

芳芳不笑了，直起腰，眼盯着墙角。

“言语一声呀。”张旗催问。

她咬着嘴唇似在思索。吴越却料定她一定想不到深处的，她并不能主宰自己，便说：“你们再和爸妈商议商议，我听信儿，先颠儿了。”

“等等！容人家想想嘛。”

是得想想。挑起个体户这副担子，可不象她打毛衣，打了拆，拆了打，总是换花样，追求最美的针法。也不象她瞧小说，悄悄拣“爱情”的瞧，没意思，就扔在一边。要知道，她突然给推到生活的三岔路口了，答应了就意味着要站在油锅前面，成为她没腔没调唱歌讥讽过的街口炸油饼的女人：“老板娘那个怪模样”——她恨自己嘴上不积德了。她想答应下来，不这样又做什么去呢？她想着爸妈累了多少年的穷家——三世同堂，姥姥瘫了十几年。他们挨尖儿，兄妹四个，大哥张旺才上班不久就娶了媳妇，掏空了家，搬走了大衣柜。二姐张芸芸在外地念大学，总不能太寒酸，让她在外“现眼”、作难。越穷越要脸儿，隔仨月五月还给山东聊城的爷爷奶奶寄二十块三十块的。老老少少衣裳也不能不齐整，“老家儿”总掂兑着姑娘们出门儿有身“礼服。”人家有沙发，也咬牙打一对简易的。别家有电视，也越誓发愿赶明儿搬回一台。人情往来，该随份子就随份子，更不能让人耻笑。吃救济，爸妈又嫌气短，不要！唉，紧，只有紧着肚子。爸爸干

装卸，妈妈在弹花厂，真亏嘴！数数，胡同里没第二家这样的，到月底，钱就“掰不开镊子”了。她想起去年冬天那个早起，她正蹲在炉边捡拾硬核的乏煤球，爸爸去收拾破瓶子，打算卖给收破烂儿的。那些陈年的“家底儿”，破酒瓶、小药瓶，能卖出什么钱呢？爸爸拾掇了半篮子，突然又发狠地掼在地上，碎玻璃乱溅。老实巴交的父亲一屁股坐在院里青条石上，抱着头，跟自己过不去，生闷气。芳芳哭了，跑回屋子。姥姥问怎么了？不答，又问这是哪阵风？不语。老人“啊”了一声，直脖子朝窗外嚷：“发什么威？发什么威呀？这是我的家，谁也休想在这耍骨头哇！瞅我们娘们儿碍眼，你走！谁没指望着你抱个金山回来。往后少拿我们芳儿扎筏子！孩子托生在这儿，没说亏心就不错。”说着，姥姥张大嘴合不上，只有喘息的份儿了。半天才柔声道：“芳儿，该瞧书瞧书。”

芳芳心里好酸哪，她抓过书就扯。扯碎了，又捧起纸片哭……

她走了，找自己的“饭辙”去。

她泡在街道“知青办”，眼瞅着管分配的阿姨为她着急，要先照顾芳芳家困难。天！旁边那个男青年胡噁了什么呀？“谁叫你爹不计划生育？”她噙泪跑了。工作总算安排了——街道纸

盒厂。全是老太太！说的是小孩百日咳，大人寻麻疹，家长里短。她闷，受不了，撂了话就不干了。虽然事后有点后悔，可泼出的水不能收，她性子执拗，死活再也不去上班。不知天高地厚？是，她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只知道想和年轻人扎堆儿，有说有笑，累死也甘心。瞧，平地冒出了“个体户”，又有个吴越闯进了门。只要挑起个“招牌”来，乐乐呵呵地劳动挣钱，有多好！再也不去哀告“知青办”的阿姨；再也不要听“老家儿”赌气摔瓶子；再也不必捧起饭碗就象是“讨”的，“偷”的，不必把自己暗暗当成家里的“老妈子”；再也不必无聊地用扑克牌算命，瞅着“梅花J”害怕。嗯，报纸上还说个体户是国家经济的补充，解决就业，为国家分忧呢！她不是个深谋远虑的人，只觉得生活给她敞开了一扇大门，背后象有一双大手在推着她走这条路。她也有一点儿犹豫，和一个男的搭帮干活儿——啊不，慢慢再找一个女同胞嘛。还有，她希望能躲在人看不见的后边炸油饼，不愿意抛头露面，怕也会有人唱“老板娘，怪模样”！她立刻又笑自己傻，只要你不“怪”，服务热情周到，谁会想起讥讽你呢？她的思绪跳跃了一下，已经在想个体户在哪儿支撑，自己戴上小白帽儿，是什么样了……她想到了红红火火的美事

儿。

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吴越见芳芳眼神没离墙角，脸上表情变化着——拧眉沉思，忽然又眉宇舒展，嘴角上翘。吴越乐了：瞧这脸色，揣摸姑娘的心思，定是乐意。果然，芳芳爽爽快快地应道：“成！跟你说吧，吴越，我们家后院墙一拆，朝着农贸市场支口油锅，最好的地盘儿！咱们就炸油饼是不是？每天早起炸二十斤面的话——一二得二，二八一块六，二五一块。白面的本儿三块六。再耗四斤油呢……油饼儿卖六角一斤……说干就干吧！”

吴越：“你们家里不同意怎么办？”

张旗：“我当哥哥的言语一声，就是圣旨。芳芳同意了，老天爷也拗不过她。”

真是一拍即合！芳芳精明能干透在外头。吴越唯一担心的是怕她个性太强，捏不到一块儿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咱们干不干，怎么干，还得再仔细商议。支起油锅，可就套上夹板儿了。先开开心！张旗，趁你也没上班，明天早起，咱们哥仨骑车到承德一趟，边旅游，边商议，怎么样？”

“嘿！太棒了！”芳芳乐得眉眼儿挤到一块儿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天刚蒙蒙亮，窗外就响起了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。芳芳后半夜就睡不着了，她

只把“旅游”的计划告诉了姥姥，姥姥掖给了她几块钱，千叮咛，万嘱咐，知是张旗同去，才稍稍放了心。芳芳踩着铃声出门一望，吴越一身运动衣裤，人显得更窄，象一根放大的青头火柴。他推着一辆坤车、一辆男车，第一次“集体活动”就想得分外周到细致：车前各挂着一个方形的塑料桶，里面淡黄的液体大概是桔汁儿。塑料桶口各伸出一个弧形的硬塑料管。刚好伸到骑车人的下巴底下。

三个人活蹦乱跳凑到一块儿，还没说说怎么走，吴越已飞身上车——原来，身边骑过一个神气活现的小伙子，吴越暗地里跟人家较劲儿赛上了车，不知他哪儿储了那么些邪劲！

张旗蹬车喊道：“喂——匀着点劲儿，别累出屎来！”

二

生活就这样把芳芳和吴越捆到了一架“马车”上，把他们推到了自主、自为、自强的竞技场，从承德“旅游”归来，选六月一个星期天——良辰吉日，开市大吉！瞧，站在炉灶旁边的芳芳真不凡。雪白的小围裙一扎，甬提有多洒脱！她执勺站在浆锅后面，把足够的白糖撒在一排排洁净的瓷碗里，心里痛快，嘴巴象开闸似地找话儿说。吴越颇有点应接不暇。其实，二十二岁的姑娘经过的事儿平庸得不值一提，尽些小破孩儿的小“屁事儿”。父母本是最平凡的市民，没有在“文革”中倒大霉，也无干校的奇遇和落实政策的光荣。她虽然喜欢看小说，碗柜上还放着她正看了一半儿的《罪与罚》，可惜全吃到肚里了，决不会象现代国产小说里的青年那样发表宏论。她喜欢唱歌——一般是偷偷地唱，因为五音不全，声音哆哆嗦嗦象得了疟疾。可她不

停地说了些什么呀？她的心里象有个乱蹦的“小人儿”，思绪是跳荡的：什么中学有个女同胞岳明桂，外号“要命鬼”，笨得不会系裤子，必得她陪着上厕所，人称她“臭大姐”呀；什么昨晚睡不着，为饮食点儿起名“天天”、“佳佳”、“乐乐”……高兴了一阵，忽然想起全是在街上看过的牌子呀。忽然她又“喂”了一声，让吴越瞧外面走过一位“漂亮姐儿”。芳芳的眼神儿是羡慕的，撇着的嘴巴在嫉妒，最后又扭脸“呸”了一声。此时，吴越望着她盛到浆碗里的糖，不得不提醒她“抻”着点劲儿，亏了！连顾客也在“抗议”：“姑娘，少放点糖，别齁着我……”、“这是第二碗，你别盛这么满”。只要有顾客搭腔，她也必应答，好象是早八辈子就认识。好象她不说话就会憋闷出一场大病。嘴忙，脚也忙，手也忙，看浆锅，拾掇碗筷，招呼顾客，自称是电影《摩登时代》里手忙脚忙的“卓别林”，管吴越叫“亡命徒”。吴越干活的确不要命，双脚象焊在油锅边儿上了，小白帽斜扣着，凸起的眼睛被油烟熏得发红，一边得随时应付芳芳的快嘴儿，一边适时地把那一小块一小块揉得娇黄嫩软的面放入锅里，滚个滚儿，夹出来的油饼焦黄酥香。

天时地利人和，生意不错。尽管芳芳的父亲

不同意她干这行、一经执拗的女儿赌气同他嚷“您甬管”，“您爱管不管”，“您有本事给我找事儿做吗？您说话呀？个体户怎么了？不偷不抢，也不干亏心事。您别费唾沫了，我偏干，偏干。”父亲这老实疙瘩只好叹息从小惯坏了的女儿是拗种，也只得认可。他憋了一肚子气。和张旗把朝着农贸市场的后院墙拆了，留下的两墙之间架了旧房柁，垒一垒，钉一钉，铺上油毡，违心地尽了父亲的心。这是块“风水宝地”，农贸市场的买主卖主就近能喝到热浆，不耽误工夫，自然来光顾小饮食棚。每日吴越与芳芳从晨五时忙到九点多，末了数钱，除去本金，分到一块八、两块，足了。吴越大把将钱一攥，立刻找地方去“败火”。芳芳却总是把角票儿、钢镚儿理顺了、不知掖在了哪儿——会花钱和不会花钱的就是不同。

半个月的时光在油锅里滚过去了。

这日下午，芳芳突然抖开一件崭新的特力灵衬衫，又调皮地把那葱皮一样薄软的时髦衬衫扔在哥哥脸上：“给你，臭美”！蒙古马一样剽壮的小伙子心颤了，妹妹用半月的积蓄给每人买了一份儿东西：爸爸有两瓶高粱大曲，妈妈有一双布鞋。姥姥正用鸡爪似的手，颤巍巍摩挲着五羊牌热水袋，哭不象哭，笑不象笑，连叫：“没白